

廣快書卷四十二

西湖何偉然仙臞慕

延陵吳從先寧野定

士令

合剛郭青學黃賓州學政易名

愚與諸士從事首行義淑愚次文義高下蓋成  
周六德六行六藝意也備之矣愚謂能周知乎  
哉言高於秋天行卑於潢池其語非情也同人  
者貌異人者心其中叵測也上重孝爭而割股

枕土上重廉。爭而鵠衣蓬廬。上重談學。爭而竊  
吹濫竽。上重恬退。爭而巖居川觀。其跡易冒也。  
槍榆者不可圖。南百里者不可歷。塊其才難竟  
也。交歡於有司。養譽於校官。結儔於輕儁。其聲  
無當也。故知行難時。稅克棟朝夕。指畢則帖。誦  
亂真。盜人口吻。截甲裁乙。則剽說奪巧。聯席附  
耳。愚乞智靈。則倩人混實。一唱百和。隨聲附調。  
則雷同失雄。故知文亦不易。雖然。是不明也。第

此中矣。無私阿可對。神明可質。天日其哉。置跡  
於舜。移鼠爲虎。開覓舉之涂。登曳白之子。倂成  
法而市私恩。崇邪多而黜正。述狗虛名而賤實  
學。華世胃而鄙單門。伸富兒而誦寒士。喜新進  
而棄老成。沐金張之援。而故媚覓蟬。懼毀譽之  
騰。而曲庇城狐。是齊有下比之罪。而漢有附下  
罔上之刑也。

記之言曰。良治之子。必學爲吏。良吏之子。必學

爲箕則知凡言學者必將行爲也。初授書卽曰非是無以爲。又曰顯親揚名立身。者何如則功名之學也。胸貯舊文。口耳之學也。續續注疏尋摘章句。也。或厭詞賦而悔少賤。止至善之學棄置弗講。是舍表。非業矣。

士知學而立志當無有能奪之者。乍志乍奪。乍奪乍志。則沈於所習不克自振耳。習敎久矣。寧獨蜀乎哉。受書幾何。則芥視青紫。稍知搦管。卽奴卑屈。宋矜激意氣。則鄙鄉里之老成爲枯鈍。羨艷聲勢。則結當路之子弟爲黨與。囑託公事。而凌轢有司。起滅詞訟。而比伍隸卒。縱捕擄爲高致。狎娼優爲逸興。搖筆端以造歌誣。而撼官

府碎舌鋒以道短長而中善類私委其則鄉賢鄉飲舉及匪人圖哺餒則名宦節孝槩揚惡德青蓋翩翩殊非布衣之義高冠峩峩大犯不衷之戒未嘗檢括則自文曰負俗之累稍有操持則其訾曰世故未諳甚之白衣者鑽刺以圖青衿枵腹者妄冒而覬米廩士習若此而欲望其出而高亮行而準繩爲一世之真儒爲朝廷之忠臣必無之矣夫習始乎一人卒乎百和而莫

之止也類岸則召氣同則合聲比則應紫衣化齊長纓變鄒猶形逐影而莫知所自來故曰習衆人莫覺其非賢者有所不免故習易染也染於習則奪於志有真志不爲習奪者卽文稍不麗美德可旌脫與時俛仰從俗浮沉降心同波易志趨惡雖有高文吾不欲觀之矣

先行後文行根莖而文枝葉也行源而文委也毋論佗文卽蜀先士以文著者在漢則司馬相

如王褒嚴遵揚雄在唐則陳子昂李太白在宋則蘇氏父子顧子虛之賦歸本節儉賢臣頌鄙薄神僊君平卜肆專說忠孝子雲法言上稽孔孟子昂入校痛自修飭太白被酒氣降力士至蘇氏父子尤以節槩埒於韓當則蜀之修文者未嘗不崇仁義誦忠孝也今士稍知文輒曰文人無行遂任放放僻犯于不韙而不知去古人遠矣無根之枝其枝不茂無源之委其委不長

無行之文其文未能燁如也士居則曰修文者易知修行者難察故飾繪辭章而脫略躬行斧藻絜文而弁髦修齊彼惡知夫一念而善天地好之鬼神福之景星慶雲見焉一念而不善天地惡之鬼神既之妖星厲鬼集焉而况於人乎孔子讀易韋編三絕論學詩必曰多識鳥獸草木告子張必曰多見多聞一聞子路何必讀書之對深惡其佞則孔子未嘗不讀書矣辯專車

之骨識肅慎之矢。別穿井之羊。非其博物。曷以致此。今士高者泥於非多學而識。與予欲無言二語。遂拍棄簡編。專守空寂。至今淺衷狹聞之徒。亦往往藉口。殊非孔子立教本意。愚謂聖學有本。專事讀書。固不可。聖學由本達末。不事讀書。亦不可。載籍浩渺。豈能一一涉其津涯。惟是頒降經書。性理通鑑。大學衍義。文章正宗等書。須要記誦講說。次及左國戰國策史記漢書諸

子文獻通考。至我朝典故。如五倫書。大明會典。吾學編。憲章錄之類。亦宜涉獵。以待異日。曉窓夕燭。憑几據梧。下董子之帷居。列子之圃。幸而脫穎。揆藻。可以備本朝之制作。不幸而終老巖川。枕經藉書。亦得紆體衡門。嗟。書何負於士哉。昔之人鄙不知書者。曰。篋笥無尺書。文章不經國。又曰。生爲凡夫。死爲愚鬼。愚惡忍以此待諸士也。

窮經將以致用也。誦詩三百。授政不達。周禮一部。可致太平。則用不用之辨也。讀書窮經矣。豈謂若公羊。較梁之分門乎。白虎。天祿之聚訟乎。伏生。申公之皓首蠹魚乎。謂將用之國家耳。用之錢穀。曰經理。用之兵戈。曰經略。用之謨謀。曰經畫。用之法度。曰經制。用之財成。輔相。曰經天。曰經野。用之凝丞。師保。曰經綸。曰經濟。故曰經術。所以經世務也。夫經而將用之。則所以窮之者。當與經生殊。造周之勲。不在牧野。而在渭水。三分之績。不在益州。而在隆中。彼其所窮。卽龍韜虎韜。木牛流馬之類。饒辨之矣。今國家又安夷鹵。臣妾似若無庸。選計乃安。傑之士。江湖先憂。猷畝先志。時議所急。如宗室日衍。衛所日耗。刑餘日夥。沙門日侈。邊政所關。如匈奴之內款。北鄙之互市。滇蜀之蕃夷。荆貴之谿剌。百越之瑤僮。沿海之倭奴。漕運所需。如海運膠河水田。

太倉所濟。如鹽法銀場。銅山開納。田賦所稽。如黃冊實徵。丈量兵食所資。如屯田牧馬。民兵召募。土著風俗所繫。如禁侈靡。抑未作。驅游食。閭閻所計。如行鄉約。編保甲。設保兵。凡若此類。愚竊有志焉。而未得其要領。二三子可委於藿食。置之不講乎。則異乎吾所謂窮經矣。考之往古。叅之時制。稽之奏議。訪之先達。辨之師友。酌之胸臆。臨事一議。確有石畫。如有用我。執此以往。是曰天下士。在堂言堂。在室言室。舉堂室外事。與蜀諸士籌之。謂諸士收而用天下。而非止爲蜀士也。故毋區區與言蜀也。

字心畫也。心畫形。君子小人見矣。此言未敢謂盡然。顧古今君子以善書名者。無代無之。晉如王逸少。唐如褚遂良。顏真卿。柳公權。宋如黃魯直。蘇子瞻。朱元晦。文信國。我朝如解大紳。王伯安。陳公甫。羅達夫。諸公片楮隻字。流落人間。鸞



驚鷹時。虎伏龍跳。對之心悚神怡。何可少也。但工書之法。其說有二。意在筆前。其神貴凝。字居筆後。其功貴勤。古人有言曰。凡書先端坐靜思。隨意所適。言不出口。氣不盈息。又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又曰。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卽此是學。此疑神之說也。古人有居畫地臥畫被者。有筆成冢。墨成池者。有筆秃千管。墨磨萬錠者。此工勤之說也。有志學書。得二說而精之。

思過半矣。若筆畫鹵莽。字體羸惡。蚕頭燕尾。斷腰頃足者。文雖工。已無足觀。而况未必工乎。至於原蒼頡之科斗。考史籀之大篆。稽許慎之說文。探鄭樵之略證。習次仲之八分。誦鄧鄩之六書。求古人制字之原。正末世世俗書之陋。諸生講業之暇。時一商之。亦游藝之一端。毋徒曰壯夫不爲也。

士重始進也。始進以正。猶以不正繼之。况不正

乎。斯言至矣。古者四十而仕。亦欲積學待時。乃於始進之日。寡廉鮮恥。苟且蠅營。蠹出鬼沒。官日縱能豎立。迴首此際。得無媿死乎。辟之女子。始從人也。徵采未內。媒灼未通。登垣踰墻。私奔淫比。後卽能持家政。承宗祧。而其初。父母國人賤之矣。夫不正之女。父母賤之。競進之子。父兄避之。是何其愛子不如愛女也。願良子弟。春之。兀願賢父兄。成之。毋蹈母憤。毋負緣他。逕母鑽刺。權門母席。父見之勢。母挾故舊之援。母要結有司。覲其稟白。毋私。門第。倖於萬一。有一於斯。良心盡滅。奉壘書而來。計救西川豪傑。以報明主。而乃取此輩以應之。韓師狡童。相去何若。卽至愚不爲也。寧甘誹毀。以成迂拙。決不遷就。以長犇競。

郡縣學以貯士。社學以貯蒙士。士大都畢收矣。然江海多遺珠。山林多逸材。庠序學校外。不敢

謂無遺士也。國家相業。孰逾楊文貞。始從辟起。近視三賢。陳新會。亦從辟起。胡餘干。竟老於布衣。豪傑士。豈盡出庠序哉。闢然自修。罔幅無華。銷聲落魄。聞達不求。其知之也甚難。散髮川阜。歛跡城郭。鴻冥遠。繒魚沉。晚創其來之也。甚不易。而吾道絕續。世運否泰。於斯人焉。賴互相延訪。可不亟乎。

附黃寓庸

夫天地生人。所作何事。賢愚脩悖。惟視此學。草昧之造。以開蒙氣。平治之代。聿昭明德。古者庠序學校。爲此而設。國家廣厲學官。命之曰提學。蓋舉此學。而提其貴之。非專爲俳偶。稅文漁獵。富貴之資。而設也。故所以醇漓。人才所以盛衰。于此乎。出子雖媿。非其人。既已抗顏受事。何敢唯唯。唯隨俗汶汶。逐流。願以此意。轉相告語。實實自覺。實實覺人。庶詞章不至。喪志科名。

不至壞人。窮爲貞士。達見真儒。人品官箴。同條共貫。自視非卑。三代非遠。夫所貴讀書。譚道。聚徒講學。豈徒盜虛聲。取世資而已哉。

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妙。莫妙于心。人得此而稱靈秀。又故靈秀者。得爲讀書鄉道之士。甚不易也。士子自幼學以來。卽名爲讀書人。日日操筆爲文章。而不知三立之業。于何本原。古人千篇文章。證于何處。行之端裏。文之醇疵。從何

而起。易曰。吉人辭寡。躁人辭多。誣善之人。辭游。失其守者。辭屈。乃知人之與辭。合也。所以合者。何物也。孟子號稱知言。從波淫邪。邈而究之。生于其心。害于其事。發于其事。害于其政。然則士子之言語文辭。非可漫然而出者。心之精華爲文。而他日之事業人品。其先徵焉。乃舍却自心。別尋枝葉。沿洄流俗。奔趨利名。安望游高明而輝篤實乎。今願一舉止。一落筆。卽思從聰明白

條理作人而有所不爲。有所必爲。卽從條理作文而行乎所不得不行。止乎所不得不止。必不肯與世俱波。與俗套時文俱汨。卽自心必有暢然無憾。悠然獨得之處。如是而不卓然稱文人。粹然稱賢者。吾不信也。

宣尼論士必先行已。四科之日。冠以德行。聖明之碑論師儒之訓迪。從來以德行為首務。然士子習爲老生之常談。功令之故事。而不從自

心發願實地躬行。于是卑鄙無志者。投身濁流。放誕不檢者。抗顏高品。古所稱孝弟忠信禮義廉恥言允蹈而行。聞修者。過千百人。無幾人。甚可痛也。今願發真實心。不爲聞見。而加飾。併不爲懲勸。而加脩。每于本等職業。自爲日課。計今日修孝義事幾。何書有得幾。詞作好文字幾。何日日如此。毋令斷續。視衙門如坑塹。視貨利如糞穢。視淫縱敗檢之羣。如仇讎。卽在青矜之

中隱然公輔之器。豈不重哉。司牧司訓。于諸士  
接引。較爲親近。其賢不肖之真。當如列眉。假使  
脩士無真賞。不才無顯斥。自非豪傑。無待而興。  
誰肯奮志勵氣。振拔塵俗之表。偃室無不徑之。  
賢程門無立雪之士。爲司牧司訓者。不汗顏乎。  
文一也。本無古今之別。其先物作則。創體結撰。  
明道淑世者。謂之古文。而今之舉子業。隨時應  
制。謂之時文。成弘先輩之時文。所以可名世。亦  
可傳世。不殊古文者。政以明白于心體本原。于  
經術而淹通于子文百家之流。其言之有據。叩  
之成聲。煥之成采。故厚抱之士。執科名如券主。  
司者。遂得按玄黃而定流品。探深淺而別利鈍。  
若燭照數計。百不失一。今之文不然矣。不觀心  
體。不討書旨。不循文格。不按次序。甚且不管本  
題面目。不管上下節文。卑者惟務撫拾坊刻。沿  
襲浮華。以近科房稿爲順風之呼。以先登新調。

爲射覆之巧。相趨相耀。恬不爲恥。其高才奇抱者。舍顯淺而故爲幽恥。愆步伐而故爲跳盪。越典雅而故爲詭異。向者中庸難能新奇可喜。惟其靈氣有以過人。故縱心亦自標勝。而俗之庸才初學之小生。亦從而效尤之。學邯鄲步落野狐禪。豈惟高奇不入其流品。併本等之訓詁平常之程墨。亦貿然置之。父兄望其有聲庸師。以爲善導。毒藥麩鼓。衆盲引坑。爲誤身名沒生。不振良可痛哭。此豈才之爾殊。所以導習者非也。今願屏去坊刻模楷。先輩名家。亦不當強摹先輩。而觀經書義理。又不在強探經義。而觀自己靈明。以心證理。以理證經。以經義證文。則血脈自清。規條自合。人同此心。心同此實。時命而泰。則不失爲科名之傑。時命而外。亦自成其文章之高。不至虛送日月。汨沒見聞。此卽執文之德。行舉業之聖賢也。不佞非敢自謂有得。遂能軼

駕諸英才名品之上。老馬識途。經歷已久。不能不以自心所明白者告之。

古之人以通經學古爲高。救時行道爲賢。夫古道莫先於六經。莫備於諸史。故朝廷以明經取士爲第一義。而論策表判體各不同。必融鑄經史而出之。近來士子專習書札。而經義了不經心。主司無可奈何。亦姑就書文而取之。至於史學如資治通鑑綱目全編之類。以爲浩瀚不

切。而廿一史八大家文章正宗等集。束之高閣。高才者舍本逐末。厭常攻異。或於釋部道流。玄玄空空之書。深竊其旨。淺習其英。崇尚虛無。持齋佞佛。轉相則效。以此爲學。則爲邪。幸而遭時必多。怪僻。願自今專精本習經義。以及他經。留心史學。淹通世務。以爲他日濟時行道之用。士不可以無氣。世間大事業大學問。皆負氣男子所修。然今士子不患氣卑。脂韋澆澀。多所不



爲第先儒正氣客氣之說。俱當講明。夫非仁無  
爲。非義無行。見危授命。見利思義。爾汝不受。躡  
蹴不甘者。正氣也。以子弟而玩忽。父兄以部民  
而傲睨。官長以後生小子而狎侮。先輩以慷慨  
任俠爲節。遇事當前。以公正發憤爲名。呼朋立  
黨。驕蹇其言語。高岸其衣冠。如是者。客氣也。究  
客氣之病。即使依傍天理。必取禍患。究正氣之  
微。即使執著意見。亦礙虛平。至於好勇鬪狠。犯

上作亂。貪財好色。湯檢踰閑。是謂邪氣之尤。又  
不在正氣客氣中。論得失矣。蓋氣平則心清。心  
清則理見。必無背理之文章。必無違理之舉動。  
進退出處。何所不宜。孔子思見剛者。孟子善養  
浩然。卽此物也。

記曰。威儀所以定命也。聖人之道。威儀三千。豈  
故矜莊粉澤。徇外爲觀。士人疑重遠到之器。儼  
薄輕佻之習。動乎四體。吉凶先見。精神先告。不

可揜著。曾子省身誠意人也。其曰動容貌斯遠暴慢。出辭氣斯遠鄙倍。應知容貌辭氣。其出甚微。暴慢鄙倍。其病有種。今之青衿。放浪不羈。謂禮非我設。狂蕩自喜。則日中無人。無論羣居狎處。服不衷之服。言非禮之言。即使升明倫堂。見師長。見羣縣長。甚至見宗師時。巾履不飭。排列無行。拜走無節。進退無度。不魚貫而攬先。不鴈行而紊次。唯諾講論。無可觀象。此豈諸生敢於

玩侮。亦緣平日不能馴性循理。臨時不覺隨氣躁動。此非所以彰軌率。物令衆庶見也。自今各司訓於諸士中。派一班。行擇老成持重者一人。領袖一班。衣冠言動。必依禮法。期望相揖。嚴加整頓。平日務爲收斂。臨時必無乖張。遇大禮大祭。公見公會時。尤必先定儀註。按規馴習。彬彬皆禮樂之器。濟濟無草野之風。豈不休哉。如諸生不率教訓。悖常規。炫奇服。瞻廟廷如委巷。

狎官長爲等夷。明訓嚴繩。其可後乎。蓋禮之所黜刑之所加。非忍以苛法繩士也。

孔子進禮退義。而必曰得之。不得有命。居易俟命。樂天知命。是吾輩一生窮達安頓身心處也。諸士但極力研心。作第一流文字。不佞亦竭心眼之力。識別第一流文字。以定諸品。此卽文字中禮義之當爲者也。至於作者不能必無一日之短視者。不能保無片念之昏則。高手失手。明眼失眼。或爲造物所愚弄。而不可知。此所謂命也。卽文如昌黎詩。如少陵亦未嘗有少年得意之遇。諸士交卷以後。本道著筆批抹以後。便當慨然付之造物矣。得者靜定以安其來。不得者靜定以俟其返氣。至而靈時至而起。此皆非智力卜算之所及也。每見諸士得意則矜色驕人。不得意卽垂首喪志。於是鬱則抱沉憂。飲恨之懷。憤則有咆哮怒罵之氣。弱則乞憐萬狀。強則

鑽刺百端。疑則生誹謗之口。急則借攀緣之力。種種諸態。臨場爲甚。功名之念。不覺橫發。寃之自昧。心靈自失。品地而終無益於成敗之數。此不講於義命之素也。遂義衡命。必有凶禍之應。且文章妙境無窮。品格自定。不佞嘗言世之高才。不過非文章精好之過。總歸不及也。若肯虛心察病。隨方用藥。卽凡羽可以飛揚。徧至可以雄持。何況上智積學之士乎。諸士勉矣。不佞亦折肱之醫。願送此乎心降氣之方。削除浮躁。以期遠大。願朝夕師友。更相切磨之。至於咆哮無禮。鑽刺壞法。不居易俟命。則行險僥倖。臥碑勅諭。具在。安敢不凜凜奉行之。

一諸士凡民之秀。廩膳又諸生之秀。而以高才積學。廩於學官者也。廩生以文才食糧。卽職官以賢能食俸。然則俸祿廩餼皆爲虛位。各隨賢才以爲轉移。非恩生世祿之典。亦非養老憐貧。

之具又非舍文章別爲鄉舉里選之法且諸士之老而貧者多矣固有棲巖飲水白首一經破書萬卷而不得一青其衿沾一朝之享者乃此生偶考一高等而此廩食遂屬之終身庸腐套文株守括帖故作細書耗食半生而又以挨次歲貢升之主司憐其老不忍加黜使偃俸潦倒之人遂爲庠序學校之長何以繩準多士振起斯文此愚所不解也自今考校不開庠增高下惟視文字四等停廩不作缺限六個月送考倘復荒疏竟置降列如此則高名食廩必屬能文烈士暮年不至墮落乃所以磨礪遠到而長養人才也不佞非少年發科豈不知諸生之苦顧教有公典天不私貧藉令公孫子主父偃而在賈生終軍方在下風不佞何愛何憎而發此刻薄之論乎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